

## 《課程即是慎思探究》（*Curriculum as Meditative Inquiry*）書評：兼論課程的理性與感性

劉修豪\*



### 壹、課程理解的新思維

長期以來，我們所認識的課程理解不外乎知識內容、課程目標或不同學科間的關係等議題，換言之，吾人視課程為分析的對象，是一種精心雕琢的計畫，此種理性思維深植久遠。Popkewitz（1997, 2009）曾以課程史及社會認識論的角度提出理性系統（systems of reason）論述來探究課程。Popkewitz認為，理性系統並非是一個純哲學的問題，它是社會權力的一部分，尤其權力的行使不再以粗暴方式為之，反而透過理性系統以達分類及行動掌控的目的，課程實則涉及了理性思維，轉而成為一種規訓技術的功能，涵蓋某種規則，指引個人行動，被視為是現代社會的創作品（Popkewitz, 2014）。Popkewitz將課程研究的關注從社會結構權力轉移到文化知識社會學的焦點，對於課程的理性系統更為精細論述。

然而，課程只有理性系統的一面嗎？在《課程即是慎思探究》

---

\* 劉修豪：泉州師範學院教育科學院副教授

電子郵件：15806@qztc.edu.cn

收件日期：2016.02.16；修改日期：2016.03.03；接受日期：2016.03.03

(*Curriculum as Meditative Inquiry*) 一書中 (Kumar, 2013)，作者讓我們擺脫對課程的先前理解，以為課程即是所賦予有效的、可測驗的、精細安排的知識。該書論述人類意識、慎思探究及課程之間的關係，呈現出課程的感性一面。其基本假設為：意識是思考、感覺及行動的基礎，也是人類存在的核心；人類意識造就社會結構；因此，人類意識產生危機才會導致社會結構的危機；所以，為了要理解及轉化結構，必須先理解及轉化意識。換句話說，作者認為，課程必須提供師生理解及轉化其意識的機會，才有解決當前社會問題的可能性。此論述正好補足課程理性的另一面——感性層次，未嘗不是當前課程研究的理性與感性交織。

## 貳、課程感性的醞釀——慎思探究

本書共分前言、五個章節及結論。前言部分，作者闡明該書的目的及立場，討論當前教育體系中不同的知覺觀點，包含：一、資訊傳遞 (information transmission) 是最狹隘的知覺方式，學生的知覺如同資訊的傳遞，毫無疑問地被動接受訊息，無需關注政治、文化及教育過程中的主體，課程即是基於實證主義及行為主義的泰勒理性 (Tylerian Rationality) 觀。二、社會批判主義 (social criticism) 具有抵抗經濟不均，以及性別、種族及宗教差異的能力，課程即是政治的文本，學校知識選擇、組織、傳遞具有政治性，必須遭受質疑挑戰。三、自我反思 (self-reflection) 強調理解個人內在心理、政治、歷史、社會處境的內省方式，進而理解他人的處境或導致觀點差異的結果，課程即是自傳理論，具有動態、主體的過程，也是教育過程中一套自我反省的系統。

雖然資訊傳遞、批判主義及自我反思非常重要，但作者認為慎思